



繆思風采

讀《史記·荊軻刺秦王政》有感

——詠荊軻七言詩

● 張垣鐸*

秋風蕭蕭易水寒，
 壯士一去不復還。
 圖窮匕現懾嬴政，
 壯聲英概滿人間。①

箋注：

①〈荊軻刺秦王政〉一文，選自《史記·刺客列傳》。荊軻，戰國時代衛國人，喜愛讀書、擊劍。有一年，荊軻遊歷到燕國，與屠夫高漸離、處士田光結為莫逆之交。

那時，在秦國當人質的燕太子丹，因為秦王政對他不好，心懷怨恨，逃回燕國，想盡辦法，報復秦王。太傅鞠武推薦智慮深遠而且勇敢沉著的田光給太子丹，田光因衰老精消，婉加辭謝，轉而介紹荊軻給太子丹，然後自殺來證明自己不會洩漏秘密。太子丹將劫持刺殺秦王政的重大任務交給荊軻，並且尊荊軻為上卿，極盡攏絡禮遇。

過了很久，荊軻一直沒有行動的跡象，眼看秦軍即將兵臨燕境，太子丹急得向荊軻催促。荊軻說服投靠太子丹的秦國叛將樊於期，帶著樊於期的頭顱與夾有匕首的督亢地圖，在太子丹的示意下，勉強和年輕沒見過世面的勇士秦舞陽準備出發前往秦國執行劫持刺殺秦王政的任務。太子丹及賓客們一身白衣白冠在易水邊設宴送行，高漸離擊筑，荊軻慷慨高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歌畢，頭也不回地駕車前往秦國。

荊軻以重金賄賂秦王寵臣蒙嘉，得以在咸陽宮晉見秦王政。荊軻捧著裝樊於期頭顱的匣子，秦舞

* 張垣鐸，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陽捧著盛督亢地圖的封函，依次進獻給秦王。想不到秦舞陽害怕得臉色大變，引起秦國群臣的奇怪。荊軻急中生智，笑道北蕃蠻夷鄙人，不曾見過天子，才會如此失態，懇求秦王寬恕，總算化解危機。等到荊軻拿出督亢地圖呈給秦王，秦王將地圖打開來看，最後匕首出現了；荊軻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拿起匕首朝秦王刺去。秦王驚嚇不已，慌亂中一直無法拔出腰間的配劍來抵抗反擊，只能繞著柱子東躲西藏，荊軻追趕在後，眼看秦王即將陷入險境。這時候，侍醫夏無且用藥囊投擊荊軻，總算暫時化解秦王的危機。秦王在群臣的示意下，把劍背起來，終於拔出劍來，反擊荊軻，並且砍斷了荊軻的左腿。荊軻血流不止，奮力將匕首擲擊秦王，不料沒有擊中秦王，反而沒入銅柱裡。秦王盛怒下，連刺荊軻，荊軻身上有八處受了重傷。他自知前功盡棄，倚柱笑罵：「事情所以不能成功，只因想活捉脅迫你，歸還侵奪諸侯的土地，來回報燕太子丹的厚愛禮遇之恩。」荊軻隨後被殺，但荊軻刺秦王這件事，卻成為秦王政終身的夢魘。

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寫道：「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

荊卿好讀書擊劍……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眾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鷗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



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俚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闢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搵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搯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柙，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撻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撻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太史公曰：『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